

# 甘青方言格標記「哈」的來源

周晨磊 [Chenlei Zhou]

中國社會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本文探討甘青方言格標記「哈」的來源。首先梳理學界的兩種主要觀點，即頓詞說和方位詞說，進而提出本文的假設：「哈」本字是漢語的「下」，在和藏語的接觸中，首先用如與格標記並標記部分「賓語」，進而擴展到整個賓語，成為賓格標記，從而形成共時層面不見於藏語和阿爾泰語的與格-賓格同形的狀態。在共時的甘青方言的格系統中，「哈」是早期和藏語接觸的產物，離格標記、部分方言的工具格標記和反身領屬標記等是後期和阿爾泰語接觸的產物。

**關鍵詞：**甘青方言，格標記，來源，語言接觸

## 1. 引言

在由甘肅省西部、青海省東部，以及兩省的交界地帶構成的區域（大致相當於古河州地區）中，漢語和藏語（安多）、阿爾泰語言（蒙古語族、突厥語族）有廣泛、深入的接觸，形成一系列共享特徵，並且和區域外的漢語方言有類型差異。其中一條共享特徵即以「哈」[xa]（及其變體「啊」[a]）作為與格-賓格標記，標記受事、與事等一系列語義角色<sup>1</sup>。以周屯話為例（其他方言「哈」的用法類似）：

1. 關於如何定性「哈」，學界有不同觀點，有的認為是賓格標記，有的認為是與-賓格標記，也有的稱作反作格標記(anti-ergative)（如周晨磊2016；楊永龍2014；Zhou (forthcoming)；Dede 2007等）。周晨磊(2016)根據形式相同，將「哈」統稱為賓格標記，但也認識到「哈」與格標記的用法，只是沒有用「與格標記」來稱呼。楊永龍(2014)和Zhou (forthcoming)等都認為「哈」是與格-賓格標記，二者同形。Dede (2007)將「哈」的功能稱作「反作格標記」，其和本文所說的「與格-賓格標記」所指相同。上述觀點對「哈」的功能的認識基本一致，只是稱呼不同。另一些學者認為「哈」是話題標記或焦點標記，如Dwyer (1995)、徐丹(2011)、Janhunen et al. (2008)、Sandman (2016)等，但實際上又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該方言的「哈」不僅可以標記受事和與事等成分（在此用法上和其他甘青方言沒有什麼區別），還可以用在施事成分之後，這種用法的「哈」和與格-賓格標記的「哈」不同；另一種情況是雖然稱為焦點標記，但「哈」的實際用法和與格-賓格標記的「哈」並無本質差異，仍可歸為術語的選用差異，如Janhunen et al. (2008)將五屯話的「哈」稱為語法焦點(grammatical focus)，但從所舉例句



## (1) 周屯話格標記「哈」的用法(田野調查)

- a. 受事： 扎西玉林哈打了。扎西打了玉林。
- b. 接受者： 我扎西哈書一本給了。我給了扎西一本書。
- c. 受益者： 扎西玉林哈衣裳取給。扎西給玉林取衣裳。
- d. 聽者： 我扎西哈說著個。我在和扎西說話。
- e. 比較基準： 我你啊歲數大著多。我比你歲數大得多。
- f. 感受者： 我啊餓著很哩。我很餓。
- g. 領有者： 扎西哈錢兒有。扎西有錢。

(1a)中的「哈」用於受事之後，是賓格標記；(1b-g)中的「哈」都是與格標記。其中，(1b-e)中「哈」的用法在甘青語言區域內很常見，(1f-g)顯示的兩種用法則不是所有當地方言都有。詳見3.2節。

「哈」的使用面積很廣，例如臨夏方言(蘭州大學1996)、西寧方言(任碧生2004)、五屯話(Janhunen et al. 2008; Sandman 2016)、甘溝話(楊永龍2014)、唐汪話(徐丹2014)、周屯話(周晨磊2016)等。為討論方便，下文用「甘青方言」泛指西寧方言等在甘青語言區域內且受到語言接觸影響而產生格系統的漢語諸方言。

一般認為甘青方言的格系統應來自和藏語或阿爾泰語的接觸。確有若干格標記可以明確來源，詳參3.4節。但「哈」的來源不好判斷，因為「哈」和藏語、阿爾泰語在功能上對應的格標記在語音上難以對應：安多藏語的與格標記為*la*(及其變體，參周毛草2003等)，甘青地區蒙古族語的與格標記為*-du*，賓格標記為*-ni*(及各自的變體，如土族語(Mangghuer), Slater 2003; 東鄉語，劉照雄1981; 東部裕固語，照那斯圖1981; 保安土語，Fried 2010等)。因此，很難說「哈」是直接複製藏語或阿爾泰語的格標記，其真正的來源值得探討。

關於「哈」的來源大體有兩種觀點<sup>2</sup>：(1)認為「哈」由漢語的頓詞(*pause particle*)發展而來，可稱為頓詞說；(2)認為「哈」源自漢語的方位詞「上」或「下」，可稱為方位詞說。下文將首先分述這兩種觀點及各自可能面臨的問題。

---

看，和本文所說的與格-賓格標記「哈」並無本質差異。他們認為的「哈」可以標記施事的用法，實際上也就是與格標記標明感受者和領有者的用法，仍可歸入與格標記。

2. Wurm(1997:247)認為河州方言的「哈」源於突厥語族的*-ya, -qa*，但只是一帶而過，並未論證，本文也不將其視為成系統的觀點而專門討論。我們認為Wurm的觀點無法回答*xa*源自阿爾泰語系所要面臨的一系列問題，詳見後文的討論，且至少還面臨一個問題：他認為河州方言的「哈」源自突厥語族，而他同時指出，五屯話沒有突厥語族的成分，但五屯話的與格-賓格標記同樣是「哈」，這就難以再用他的觀點解釋了。感謝羅仁地(Randy J. LaPolla)教授提醒筆者有此觀點，並惠賜論文。



## 2. 已有觀點

### 2.1 頓詞說

持頓詞說的學者主要是Dede (2007)和Xu (2015)，他們都認為漢語在接觸後出現SOV語序，「哈」作為頓詞，經常出現在O之後，進而演變為格標記，但具體的分析有所差異。下文分別加以梳理。

#### 2.1.1 Dede (2007)

Dede討論的是青海湟水地區(包括西寧城區及湟源、湟中、大同、平安、貴德等縣)「哈」的來源。他認為「哈」源自漢語的頓詞，其在漢語中標記語調單位(intonation unit)的邊界。在和安多藏語的接觸中，漢語使用者將一些名詞提至動詞之前，並附上「哈」來標記語調邊界，在此情況下「哈」逐漸固化為格標記。Dede強調「哈」的用法源於和安多藏語而非和阿爾泰語的接觸，是因為安多藏語的與格標記為*la*(及其變體)，語音上和「哈」接近，功能上也有類似之處：*la*和「哈」都是與格標記，能標記的語義角色基本相同，且*la*可以標記部分「賓語」，而「哈」也是賓格標記。與之相比，該區域內的阿爾泰語(Dede以土族語為例)的賓格標記和與格標記並不同形，因此「哈」的使用與阿爾泰語無關。

Dede的兩個觀察非常重要，其一是「哈」同時用作與格和賓格標記，這在甘青地區的阿爾泰語言中不存在；其二是安多藏語的與格也可以在一定情況下標記「賓語」。我們認同他的「哈」與漢語和安多藏語的接觸有關的設想(更多理由請見第3節)，但不認同「哈」是由於和安多藏語的與格標記*la*的讀音接近才被用作格標記的，因為[a]是人類語言最常見的元音之一，輔音和[a]構成的音節也是漢藏語中再自然不過的音節。而[x]和[l/r]的發音部位也不同，要說二者語音相似，缺乏說服力。如果有更好的解釋，則不必訴諸二者的語音相似度。

此外，我們認為Dede關於「哈」源於漢語頓詞的論證不足以支持其論點。首先，他指出安多藏語的與格標記*la*有時也可以標記「賓語」，和「哈」的功能相同，例如：

- (2) nor ra rdo gis ma rgyag  
 COW DAT stone INST NEG hit  
 不要用石頭打牛。(Wang 1995: 16–17, 轉引自Dede 2007: 872)

例(2)中的*nor*「牛」是*rgyag*「打」的受事，在不少語言中作為賓格，但在安多藏語中標記為與格。

藏語的與格確實具有標記「賓語」的功能(Vollmann 2008)，但問題是藏語中用與格來標記的「賓語」數量有限，更多情況下，藏語還是遵循作-通格語言的慣例，及物句的受事為零標記，施事用作格標記。例如：



- (3) nortɕhu yə wa hək  
諾日曲 ERG 帳篷 支撐  
諾日曲支撐帳篷。

(瑪曲藏語, 周毛草2003:218)

Dede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說:「『哈』標記賓語的能力遠勝於安多藏語的與格,這意味著『哈』和安多藏語的與格之間並非簡單的一一對應」。為此,他進而假設「哈」賓格標記的用法產生於和「把」的連用。具體而言,「把」的作用是将非施事(non-agentive)和非焦點(non-focal)的成分提至動詞前,和「哈」一起構成「把NP哈」結構。該結構中的「把」和「哈」功能重合(標記賓語),形成雙重標記,在使用中脫落了「把」,只留下「哈」單獨作為賓格標記。

確實如Dede觀察到的,湟水地區存在「把NP哈」的結構,此時「把」和「哈」的功能相當,但也有不少情況下「把」和「哈」功能並不對等。如Dede (2007:875)自己舉的例子:

- (4) 你把你吃,你我哈報管。  
你吃你的,不用管我。

(王培基、吳新華1981:17)

Dede認為例(4)中兩個小句的「把」和「哈」對應,二者功能相當。注意,他是把該句當做能體現「把」和「哈」功能對應的重要例子的。但實則不然:「哈」是賓格標記,而「把」的意義比較模糊。事實上,「N把NV」是一種廣泛存在於青海方言中的構式,構式義可概括為「儘管做某事,不用管別的」(任碧生2006)。作為構式的一部分,「把」不能替換為「哈」,否則「你你哈吃」的字面義是「你吃你」。也就是說,據此例來判定「把」和「哈」的功能一致是不合適的。我們的分析顯示,至少有一些情形下二者的功能有別,無法構成「把NP哈」,也就談不上脫落「把」。

另一個功能不對等的情況發生在給予類雙及物結構。漢語的雙及物句中,如果客體T (theme)是有定的,則可用「把」字介引(如「我把那本書給他了」),接受者R (receiver)無法用「把」介引(一些方言的「把」表示「給」,是另一種情況)。在甘青方言中,R用與格「哈」標記,但尚未見有材料表明T可以同時被「把」和「哈」標記,比如在王雙成(2011)對西寧方言給予類雙及物句的詳細描寫中,並未發現「把T哈」結構。王文提及的兩類有「把」參與的雙及物句式包括:A.「S+把+T+給+R+V」和B.「S+把+T+R+哈+V」,並且A式較B式更為活躍。上述情況會造成一個兩難的境地:如果認為「哈」已經專化為與格標記,故不再用於T後,那麼就要解釋為何仍存在「把NP哈」結構(此時NP是受事類成分,「哈」是頓詞或賓格標記);如果認為「哈」仍是頓詞,用於標記語調邊界,不受語義限制,那麼就要解釋為什麼「把T」之後就不能再出現「哈」(若是B式還可以用同句避免出現兩個「哈」來解釋,但更為常見的A式卻不能如此解釋)。如不能很好地解決此困境,將削弱原有假設的解釋力。而且,「把T哈」的缺乏表明「把」和「哈」在此結構中不能同時出現,既然如此,就不好認為脫落了「把」。

Dede的假設還存在一個問題,即不夠簡潔。一來,他認為「哈」一方面和藏語與格的語音相近,另一方面又和漢語「把」搭配使用才共同促成現有的用法,頗為繁瑣;二來,假設「把」和「哈」構成雙重標記,再脫落「把」,整個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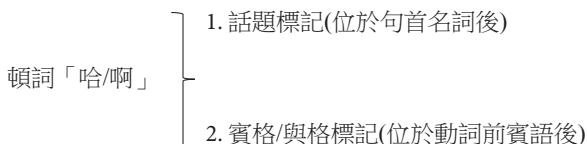
過於複雜。既然認為「哈」本是頓詞，就可以直接假設受事類NP作為話題出現在動詞之前，「哈」作為話題標記用於NP後，進而專化為賓格標記，完全沒必要涉及「把」（同樣持頓詞說的Xu (2015)就如此處理，見2.1.2節）。我們理解Dede考慮「把」的理由是現在湟水方言中存在「把NP哈」結構，但一方面按後一種假設也並不矛盾（「把NP」具有話題性，「哈」可以附在後面），另一方面「把NP哈」未必是留存，也可能是新近受到漢語影響而產生的（如徐丹(2014)指出說唐汪話的年輕人有在「NP哈<sub>賓格</sub>」前加「把」的情況）。

### 2.1.2 Xu (2015)

Xu認為「哈」的演變路徑可以概括為：

西北方言「哈」的演變路徑

（譯自Xu 2015:237<sup>3</sup>）



Xu認為甘青方言在語言接觸中逐漸變為SOV語序，為了區分同在動詞前的S和O，產生了使用格標記的需求。漢語的頓詞「哈」本就可以標記話題，而話題也是位於動詞之前的。因此，甘青方言就利用了漢語的庫藏來逐漸實現格標記的需求。

Heine (2008)的研究表明，語言接觸造成的語序改變，並不是受語憑空創新出符合源語的語序，而是受語先利用自身庫藏中的結構對應源語，進而突破原有結構的限制，發生語序的徹底變化。漢語話題結構本就與SOV語序有接近之處，在語言接觸中首先利用話題結構來對應SOV是合理的。而一些方言的「哈」確實有話題標記的用法，例如：

- (5) 家們哈不來啊，再耍邀了。  
他們不來，再不要去請了。  
 （青海方言，王培基、吳新華1981:51）
- (6) 羊哈吃寨。  
羊正在吃(草)呢。  
 （唐汪話，徐丹2011:151）
- (7) 這個慫哈壞得很。  
這個傢伙呀壞得很。  
 （臨夏方言，李煒1993:437）
- (8) 他下<sup>4</sup>飯沒吃上。  
他沒把飯吃完。  
 （循化方言，Dwyer 1995:153）

3. 徐文的原文中提及「哈」有三種用法，還有一種是作為情態詞/語氣助詞用在句末。但徐丹教授（私人交流）後來向筆者指出，第三種用法的用例很少，可以不考慮。

4. 注意，作者是用「下」來表示「哈」的，這表明二者在循化話中讀音相同，並且作者將二者視為一個詞。我們認為，如果用「哈」，還可以理解其作為話題標記的用法，因為漢語中也有用「哈」做話題標記的，如果用「下」，則其用作話題標記就很難說得通了。



上述幾例中的「哈」都可以看做是頓詞/話題標記。Dwyer (1995)稱其為「焦點小詞」(focus particle)。

但是，並非所有甘青方言的「哈」都有此用法。如楊永龍(2014)和周晨磊(2016)都明確指出，「哈」在甘溝話和周屯話中不能用作話題標記。一個典型的例子可以反映出「哈」在這些方言中不能用作話題標記：

- (9) 羊哈吃著個。(某人)正在吃羊呢。 (周屯話)

例(9)和例(6)的表層語序相同，但意思截然相反：例(6)的「哈」可以作為話題標記，「羊」是施事話題；例(9)的「哈」是賓格標記，整句話只能表達「羊被(某人)吃」，「羊」是受事實語。

那麼，如何看待「哈」在一些甘青方言中可以用作話題標記，在另一些方言中不能這麼用的現象呢？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哈」最早用作話題標記，後發展出賓格標記和與格標記的用法，在某些方言中，「哈」的話題標記的功能仍然保留，但有一些方言的「哈」不再用作話題標記，只用作賓格標記和與格標記，因為如果話題標記和與格-賓格標記同形，會引發歧義，如例(6)和例(9)的比較所示。這種解釋符合頓詞說的觀點。但還存在另一種解釋，即話題標記「哈」和與格-賓格標記「哈」是兩個詞，前者是漢語常見的話題標記，後者則來自方位後置詞「下」(詳見下文)。當「哈」與格-賓格標記用法成熟後，為了避免歧義，「哈」話題標記的用法被抑制(用例少)，乃至不被允許。因此，「哈」在一些方言中可以用作話題標記的象不足以證明頓詞說。

此外，頓詞說無法說明「哈」演變的具體路徑，也無法知曉「哈」的演變方向(賓格>與格?與格>賓格?)，只能籠統地認為二者大致同時產生。我們並非完全排除二者同時產生的可能，但根據現有研究，與格-賓格融合(dative-accusative syncretism)的情況或者是由賓格擴展成與格，或者是由與格擴展成賓格而形成的，並且更常見的情況是後者(Næss 2008; Malchukov & Narrog 2008等)。因此，如果有更加明確「哈」兩種功能的演變方向的假設，會相對更加清楚、合理。

## 2.2 方位詞說

持方位詞說的學者對於「哈」究竟源自哪一個方位詞的觀點不一，或者認為源自「上」，或者認為源自「下」。

### 2.2.1 「哈」源自「上」

余志鴻(1983)探討了元代漢語的後置詞「行」，指出其有與格、賓格標記的用法，例如(引自余志鴻1983:49-50)：

- (10) 動不動君王行奏……向君王啓奏  
 (11) 如今你母兄弟行尋去。現在去尋你的母親、兄弟



余文認為「行」是在和蒙古語的接觸中形成的，但是後來在標準漢語中消失了，「至今僅僅保存在部分西北方言中」，「中古的『行』與現代西北方言的『哈』(ha)不無關係」。也就是說，余文認為甘青方言的「哈」是元代漢語「行」的遺留。

都興宙(2005)討論了《元朝秘史》中「行」的用法，也指出其可以對應於蒙古語的與格標記和賓格標記，並同樣認為「行」和現代青海方言中的「哈」不無關係。

江藍生(1998)進一步舉例探討了「行」的用法，也認為元代漢語具有格標記功能的「行」是在和蒙古語的接觸中產生的，並考證了「行」的本字為「上」。儘管幾位作者的主旨都不是討論「哈」的來源，但結合起來看，可以將他們所認為的「哈」的來源歸納為方位詞「上」。此外，三位作者都明確指出「行」格標記的用法是在和蒙古語的接觸中形成的。

「哈」源自「行/上」的觀點面臨兩個問題。首先，「行/上」的讀音和「哈」對不上：前者讀為[xaŋ]，後者讀為[xa]。儘管前者理論上可以經歷「鼻音韻尾→鼻化→鼻化脫落」的過程而演變為後者，但共時層面尚未發現甘青方言中有用[xa]表示「上」的，相反，用[xa]表示「下」是甘青方言的普遍情況。這也是另一部分持方位詞說的學者認為「哈」的來源為「下」的重要原因。

其次，余文和江文本身的觀點——「行」的格標記用法與和蒙古語的接觸有關——是很有見地的，但余文認為「哈」源自「行」，則意味著「哈」的形成和蒙古語有關，這就值得商榷了。詳見3.2節的討論。

### 2.2.2 「哈」源自「下」

意西微薩·阿錯(2003:150)指出，五屯話的「哈」[ha]的「語音形式似乎來源於漢語詞『下』，但表達的語法意義與用法卻與藏語格標誌『la』相當」。這一方面認為「哈」源於「下」，一方面認為「哈」的形成與藏語相關。

楊永龍(2014:238)詳細討論了甘溝話的格標記「哈」，他指出「『哈』的來源須另文專論，我們的初步結論是源於方位詞『下』，演變為引出處所、與事、受事的後置詞……」。

周洋(2016)討論了香格里拉漢語方言的格標記「上」，在文章的結論部分，他簡要談及甘青方言的「哈」來源於「下」，理由有二：其一，「哈」和「下」有語音上的關聯；其二，跨語言普遍存在方位詞向格標記語法化的現象，他所探討的香格里拉漢語方言的格標記「上」就是從方位詞演變而來。

由於上述文章的主旨均不在「哈」的來源，因此並未深入討論，留有許多細節需要完善。我們也認為「哈」源於「下」，將在第3節詳加闡述。

## 3. 「哈」的來源

在討論之前，有幾個問題值得考慮：



- I. 是否能確定引發「哈」形成的源語？有學者認為是藏語（阿錯2003；Dede 2007），有學者認為是蒙古語（余志鴻1983；都興宙2005），有學者並不區分，認為藏語和阿爾泰語均為SOV語序，都可能促使漢語形成格標記（Xu 2015）。
- II. 「哈」形成的具體路徑是什麼？或與格和賓格用法孰先孰後，是否有演變關係？
- III. 為什麼甘青方言的與格-賓格標記均為「哈」，但其他格標記有各自不同的語音形式？

上述問題都與對「哈」的來源的認識有關，一個好的假設應可以合理地回答這三個問題。下面我們先提出「哈」源於「下」的假設，再一一回答上述問題。

### 3.1 從「下」到「哈」

從語音和功能對應兩方面，「哈」的來源很可能是「下」。

首先看語音。「下」在甘青方言乃至更大範圍的西北方言中的讀音多為[xa]，和「哈」相同，如甘青方言的五屯話（陳乃雄1989）、臨夏方言（蘭州大學1996）、西寧方言（張成材1998）、唐汪話（徐丹2013）、周屯話（周晨磊2016）；其他西北方言如西安方言（王軍虎1996）、蘭州方言（張文軒、莫超2009）等。正因為二者讀音相同，學者們在記錄時有時會用「哈」表示「下」，例如徐丹（2011: 151）的例子：

- (12) 兩個人哈一掛抓哈了。  
那兩個人一起都被抓起來了。

例(12)的第一個「哈」是賓格標記，第二個「哈」則是「下」（徐文也如此說明）。

再看功能。江藍生（1998）指出「下」是表方位的後置詞，原本表示空間中某參照物的「下」方，和「上」相對。但經常用在指人、處所名詞之後，語義虛化為表某人或某地所在的處所，相當於「這/那裡」。江文舉了「下」和名詞性成分搭配的例子：

- (13) 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 （《搜神記》卷十六）  
 (14) 羽下精兵六十萬。 （《敦煌變文集·漢將王陵變》）  
 (15) 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  
（《朱子語類輯略·總訓門人》卷七200頁）

上述三例的「下」分別和處所名詞、人名和指示代詞搭配。例(13)「廟下」指「廟屋那裡」；例(14)的「~下」可以解釋為「手下」，但「實際上的語法意義是指示某人那邊，某人方面」；例(15)的「這下」和「那下」分別指「這邊」和「那邊」。

故此，「下」的語義淡化，「NP下」可寬泛地理解為NP所在之處。當NP指人時，「NP下」義為「某人所在之處/某人那裡」。「下」的處所義進一步虛化，「某人所在之處/某人那裡」就可以相當於指「某人」，例如「把東西拿到我這裡」大體



相當於「把東西拿給我」。此時「下」的處所義漂白，「NP<sub>指人</sub>下」的NP凸顯，為「下」虛化為與格-賓格標記提供了可能。其具體演變路徑可參3.3節。

此外，與「下」相對的「上」也可以演變為格標記，這種平行的演變說明「下」確有演變的可能。「上」演變為格標記的例子可如元代漢語的「行」所示（見2.2.1節）。另外，我國川滇地區和藏語有接觸的漢語方言也有用「上」作為格標記的。周洋(2016)認為香格里拉漢語與格-賓格標記「上」[ʃa]源自和當地藏語中甸方言的接觸。中甸藏語中本義為「上」的格標記go影響了香格里拉漢語，後者則用「上」複製go的語法化過程，成為格標記。同屬香格里拉地區並經歷語言接觸的安南水磨房村漢語方言也用「上」[ʃa]作為與格-賓格標記（薛才德2006）。四川雅江縣倒話的格標記<sub>se</sub>也被認為源自「上」<sup>5</sup>（阿錯2003）。這些方言的「上」都具備標記受事和與事的功能，和「哈」基本對應。

綜上，從語音和功能兩方面的對應，我們假設甘青方言的格標記「哈」源自漢語的方位詞「下」。但要想清晰地勾勒「下」演變為格標記的過程，需回答前文提出的三個問題。

### 3.2 藏語還是阿爾泰語？

藏語和阿爾泰語都有可能成為影響「哈」形成的源語：一方面，阿爾泰語和甘青方言都是主賓格系統，二者在此點上契合；但另一方面，正如Dede (2007)觀察到的，甘青方言的與格標記與賓格標記同形，這一現象不見於阿爾泰語，卻可以從藏語中找到解釋。我們也認為甘青方言的與格-賓格標記同形現象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哈」是受藏語影響而產生的，但僅有此點仍不夠，因為元代漢語的事實表明，即使是和與格-賓格不同形的蒙古語接觸，也可能造成漢語用同一個「行」標記與格和賓格。

不過，「哈」的一種特殊用法將其來源指向了同樣擁有該種用法的藏語，即「哈」可以標記感受者（或稱「體驗者」）和領有者。其中，領有者較好理解，指擁有某物的主體。感受者在本文專指「具有主觀感受的主體」。Zhou (forthcoming)詳細論證了周屯話中作為感受者標記的「哈」的使用條件：「哈」所標記的成分需要具備主觀感受的能力；所在句子的謂語能夠反映主語的主觀感受。由此，「哈」不能用在「扎西哭著個<sub>扎西在哭</sub>」的「扎西」之後，因為「哭」是客觀情況，不是主觀感受；「哈」也不能用在「天熱著很哩<sub>天很熱</sub>」的「天」和「腿子疼著個<sub>腿疼</sub>」的「腿子」之後，因為雖然「熱」和「疼」可以表示主觀感受，但主體「天」和「腿子」都不具備主觀感受的能力。例(18a)「我哈熱著個<sub>我熱</sub>」是「哈」作為感受者標記的典型用法，滿足「我」具備主觀感受能力以及「熱」可以表示主觀感受這兩個條件。再如「我啊餓壞了<sub>我餓壞了</sub>」、「扎西哈高興著很哩<sub>扎西很高興</sub>」等等，

5. 2.2.1節指出「哈」不來自「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行」不好脫落鼻音而成「哈」，但倒話的<sub>se</sub>如果來自「上」，則需要脫落鼻音，也就是說脫落鼻音的現象是存在的。我們認為鼻音脫落並非不可能發生，2.2.1節也說理論上確有此可能，但由於存在更直接的語音對應關係，即「下」對「哈」，在有「更優解」的情況下，不必訴諸「行」鼻音脫落這一相對間接的對應。



都需要使用「哈」作為感受者標記。保安三莊漢語方言和甘溝話的「哈」同樣有此用法。

下面簡要舉例說明「哈」在一些甘青方言中的感受者標記和領有者標記的用法：

- (16) 保安三莊漢語方言 (張競婷2013)

- a. 我阿乏寮。<sup>我累了。</sup>  
b. 我阿肺病有哩。<sup>我有肺病。</sup>

- (17) 甘溝話 (楊永龍2014)

- a. 阿媽，我啊餓了。<sup>媽媽我餓了。</sup>  
b. 你啊榔頭有哩嗎？<sup>你有榔頭嗎？</sup>

- (18) 周屯話 (田野調查)

- a. 我哈熱著個。<sup>我熱。</sup>  
b. 阿個哈錢有哩？<sup>誰有錢？</sup>

例(16–18)的a句用「哈」標記感受者；b句用「哈」標記領有者。

用與格標記標明領有者和感受者並不罕見(Næss 2008)。其中，用與格標記標明領有者的情況在藏語和阿爾泰語中都能找到，例如：

- (19) 安多藏語 (瑪曲，周毛草2003:223)

ɬawcam ma ʁaŋ jɔ-khə  
PN DAT power have-IMMEDIATE.EVIDENTIAL  
拉先有權利。

- (20) 土族語 (Slater 2003:168)

nige laohan=du san-ge aguer bang  
one old:man=DAT three-CL daughter OBJ:COP  
老人有三個女兒。

但是，就我們已經掌握的資料，用與格來標記感受者的用法只見於藏語，例如：

- (21) 安多藏語

- a. ŋa hŋəd tʂo=nə hlakhæ zəg ji=thæ  
I:DAT sleep desire=CON yawn INDEF do:COM=DIR:EV  
我感到瞌睡並打哈欠。 (Sun 1993:363，轉引自Slater 2003:101)

- b. ŋa tʃəy khu-hkod-hkə  
I:DAT a.bit be.ill-IPFV-IMMEDIATE.EVIDENTIAL  
我感覺有一點兒生病了。 (Zhou forthcoming)



## (22) 中部藏語

'phica-la ɲiccok 'čap-son.  
 child-DAT tired become-AORIST.DISJUNCT  
 那個孩子極度疲勞。

(Lhomi, Versalainen & Versalainen 1980: 10, 轉引自 Bickel 2004: 82)

阿爾泰語中尚未見到類似用法<sup>6</sup>。疑似的例子出現在蒙古語：

## (23) en' doo taa-ner-t taal-e.gd-e.n'

this song PL2P-PL-DAT love-PASS-DUR  
 你們會喜歡上這首歌。

(Jahunen 2012: 247)

但此時激活與格標記的可能不是謂語的語義(表主觀感受),而是表被動的語境。該例只是翻譯成漢語時用主動句,但在蒙古語中理解為被動, Jahunen (2012)也是在「被動」一節舉到此例的。其他用與格標記的被動句如：

## (24) moor noxai/n-d bary-e.gd-eb

cat dog-DAT catch-PASS-TERM  
 貓被狗抓到了。

(Jahunen 2012: 246)

還有一個疑似的例子出現在保安土語：

## (25) dzoma=da silan=da o=ku taran ər-tɕo

Droma=LOC Xining=LOC go=IMPF.NMLZ desire come-IMPF.OBJ  
 卓瑪想去西寧。

(lit. 'The desire that (shei) go to Xining comes to Dromai.') (Fried 2010: 54)

上例的意思是「卓瑪想去西寧」,「卓瑪」看似比較接近「感受者」,但作者給出的字面義顯示,「卓瑪」在此結構中仍被理解為某種「目的地」, *taran*「願望」是「來到卓瑪處(comes to Droma)」,故而此結構中 *da* 依然保有處所義。

6. 說有易,說無難,我們只能盡可能地查閱資料,目前尚未發現阿爾泰語的與格標記可以標明本文所說的「感受者」。查閱的相關材料如下:(1)現代蒙古語(清格爾泰1991)的與格-*du*(書中稱為「向位格」)可以標記:a.動作的間接賓語;b.被動態動詞的發起者;c.形容詞述語的間接賓語;d.表原因、依據、條件;e.行為進行的時間;f.行為的目標,動作趨向的地點;g.表示包含行為意義的形容詞述語的時間狀語;h.表示包含行為意義的形容詞述語的地點狀語。(2)土族語(Mangghuer, 見Slater 2003)的與格/處所格-*du*可以標記:受益者/受損者;接受者;事件的空間、時間、過程;運動或講話的目標;非人稱的施事;領有者。(3)保安土語(Bao'an Tu, 見Fried 2010)的與格-*da/də*(文中稱為「處所格」)可以標記:間接賓語;標明行為的地點或目的的名詞;標明謂語時間的名詞;領有者;特定結構中的名詞和形容詞。(4)東鄉語(劉照雄1981)的與格-*də*(文中稱為「與-位格」)可以標記:行為或狀態發生的時間、地點、達到的程度、原因、涉及的對象;被動的接受某一行為的主體。此外,我們還參閱了東部裕固語(照那斯圖1981)和保安語(布和、劉照雄1982; Wu 2003)的材料,均未發現與格標記有標記「感受者」的用法。



綜上，從「哈」可以標記感受者和領有者的功能上看(尤其是可以標記感受者的功能)，其更有可能是受到藏語的影響而形成的。

並非所有甘青方言都有用「哈」標記感受者和領有者的用法，比如西寧方言、唐汪話等。這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甘青方言的「哈」原本都沒有上述用法，在後期和藏語的接觸中，部分方言的「哈」產生了該用法；一種是甘青方言的「哈」原本都有上述用法，只是後期在部分方言中消失了。我們傾向於後者，因為甘溝話和保安三莊漢語方言現在都沒有和藏語的接觸，很難解釋為何會借用藏語與格標記的用法。

### 3.3 「哈/下」的演變路徑

前文假設「哈」是受藏語的影響，從「下」演變而來，但具體的演變路徑仍待探討。總體而言，「下」首先發展出與格標記的功能，進而擴展到賓格標記。

「下」首先發展為與格標記，有兩點理由。其一，從語義上看，3.1節指出「下」可加在指人NP之後，表示「NP所在之處/NP那裡」，此時「下」最適宜成為與格標記而非賓格標記：試想「東西我下給」可以理解為「把東西拿到我所在之處」，也可以理解為「把東西拿給我」，後一種理解中「下」重新分析為與格標記；而「他我下打了」不好再按照「下」的本義理解為「他打了我所在之處」，可見「下」的處所義和與格標記的功能相通，和賓格標記的功能不直接相通。周洋(2016)認為香格里拉漢語的格標記「上」的語法化鏈條既可能是「方位詞→處所後置詞→與格標記→賓格標記」，也可能是從處所後置詞分別直接發展為與格和賓格標記，理由是作為賓格標記的「上」有時也含有處所義，例如「你牛上不要打嘛(你不要打牛)」的「打牛」也可理解為「打在牛身上」。不過和「上」不同，「下」並沒有表示物體表面的意思，很難對應地說「牛下打」，因此從語義上看，「下」不具備直接發展為賓格標記的可能。

其二，從藏語的情況看，其與格標記*la*(及其變體)最早也表處所義(*locative*) (Vollmann 2008)<sup>7</sup>，例如：

- (26) rta-la        'bab  
       horse-DAT come:down  
       (他)從馬上下來。

(Hahn 1994:97, 轉引自 Vollmann 2008:210)

從處所標記發展為與格標記後，*la*有時也用在某些「賓語」之後，見例(2)。這是一種臨時用法，目的可能是在沒有賓格標記的情況下臨時代替後者，用於區分施受關係(Delancy 1984)。故而受藏語影響的甘青方言的「哈/下」也應是從處所到與格再到賓格，不同的是甘青方言的「哈/下」擴展出完整的賓格標記用法，詳下。

7. 甘青地區蒙古語族語的與格也標記方位格(也稱向位格)，因此也表示「所在之處」。如東鄉語、中蒙古語和現在蒙古語等，這一點可能影響了甘青方言與格的用法。



最後，從語言共性看，Malchukov & Spencer主編(2008)的多篇文章指出，從處所義到與格標記的演變是跨語言常見的，從與格標記擴展為賓格標記的情形也很常見。雖然從賓格標記擴展到與格標記也是可能的，但從處所義直接到賓格標記的情況很罕見，如果以處所義作為起始，則演變路徑應為處所→與格→賓格。另一方面，Heine & Kuteva (2005)觀察到在語言接觸的情形下，受語可能會將源語的與格標記擴展為賓格標記。例如地處亞馬遜西北部的Tariana語在和葡萄牙語的接觸中，借用後者的與格前置詞*para*並將其擴展為賓格前置詞。

「下」成為與格標記後，進一步擴展為賓格標記。這是將藏語中標記部分「賓語」的與格標記的用法擴展到整個賓語。這種擴展用法的產生應該與區分施事和受事的需求有關。甘青方言變為SOV語序後，兩個名詞性成分S和O都跑到V前，因此有區分二者的需求。(這也是為什麼OV語言「幾乎總是存在格系統」(Greenberg 1963: 96))藏語是作-通格語言，可以通過在及物句施事後加作格標記，受事零標記而區分二者，用與格標記「賓語」的需求並不大。甘青方言並未複製藏語的作-通格系統，而是選擇更符合漢語本有面貌的主-賓格系統(如將語序視為標記格的手段，則漢語呈現主賓格之別)，因此賓語需要被標記，最方便的辦法就是將能部分用於「賓語」後的與格標記擴展到整個賓語，從而形成共時層面與格-賓格同形的格系統。它不同於藏語和阿爾泰語，是甘青語言區域的一大特徵。

### 3.4 甘青方言格系統的接觸層次

將「哈」放在整個格系統中觀察，可見甘青方言的部分格標記屬於實體借用(borrowing of matter)，「哈」則屬於模式借用(borrowing of pattern)。前者指具體語言單位的借用，後者指抽象的結構或模式的借用。(Stolz et al. 2008) 我們認為，這一差異體現了甘青方言和藏語、阿爾泰語接觸的不同層次：「哈」是早期和藏語接觸的產物，離格標記、部分方言的工具格標記和反身領屬標記是後期和阿爾泰語接觸的產物。

進一步討論前，先看一看甘青方言其他格標記的使用情況，包括領屬格(genitive)、處所格(locative)、離格(ablative)、工具格(instrumental)/伴隨格(comitative)、反身領屬格(reflexive possessive)等。其中，領屬格基本用漢語的「的」[ti]/[tə]，處所格也來自漢語，多為「裡」[li]，這兩種格很少被特別地討論，因為漢語裡也很常見。離格、部分方言中的工具格和反身領屬格都和阿爾泰語相關，下面分別來看。

先看離格標記，見下表：



表 1. 甘青方言的離格標記

方言點	形式	來源
西寧	哱[sɑ]*	王雙成(2012)
唐汪	些[ɕiɛ]	徐丹(2014)
甘溝	哱[ʂɑ]/些[ɕiɛ]	楊永龍(2014)
保安三莊	搭[ta]、塔拉[thala]	張競婷(2013)
周屯	tha	周晨磊(2016)
五屯	la/ra	Janhunen et al. (2008)

\* 根據王雙成(2012)，西寧方言還有一個離格標記「垓」[tɕia]，可能來自吳語。

席元麟(1989)和Dede(1999)都認為西寧方言的離格標記「哱」來自土族語。王雙成(2012)認同此看法，並進一步論證「哱」不是源自藏語。唐汪話的「些」也源自蒙古語族，和蒙古語、東鄉語的從格標記有同源關係。(徐丹2014: 201)保安三莊漢語方言的離格標記「塔拉」應和東鄉語的「噠啦」關係密切<sup>8</sup>。(莫超2010)周屯話的離格標記tha與五屯話的離格標記la/ra的來源尚不明，可能都和保安三莊漢語方言的thala的來源類似。

再看工具格標記，見下表：

表 2. 甘青方言的工具格標記

方言點	形式	來源
西寧	倆[lia]	王雙成(2012)
唐汪	拉[la]/倆[lia]	徐丹(2014)
甘溝	倆[lia]	楊永龍(2014)
保安三莊	拉[la]	張競婷(2013)
周屯	蘭[lā]	周晨磊(2016)
五屯	liangge	Janhunen et al. (2008)

王雙成(2012)指出，西寧方言的工具格標記「倆」是借自土族語對應的格標記la。如按此推理，則唐汪話、甘溝話的「倆」以及同樣表「二」的周屯話的「蘭」和五屯話的liangge都可能借自阿爾泰語言。我們最初也持此觀點，但進一步研究後，我們認為這類來自數量「二」的工具格標記更可能是在漢語中產生的。不過，在部分方言中(唐汪話和保安三莊漢語方言)使用的la，確實應是借自

8. 根據莫超(2010)，東鄉語的「噠啦」本身並不是離格標記，而是作為「選擇、界限副動詞」的形態標誌，如果它與其前的動詞相配合時，往往表示動作達到的限度或者表示後一動作繼續到前一動作的實現，如「學校-與位格 去-噠啦 你這裡來」意思是「去學校前你到這裡來」。而「噠啦」在東鄉人說的漢語中可以用在名詞後表示「從」(即離格標記)，文章認為是其使用範圍有所擴大。



周邊的阿爾泰語言。限於篇幅，關於甘青語言區域內的工具格標記「二」的相關情況，請見另文討論。

接下來看反身領屬標記。甘溝話中有此標記「囊」(楊永龍2015)，唐汪話中也有一個功能相當的[nə] (徐丹2014)。這一標記應和周邊阿爾泰語言的影響有關，應屬於實體借用(如民和土族語有此標記nang，見Slater 2003)，其分布範圍很窄，尚未在其他甘青方言中見到報道。

瞭解甘青方言的格系統之後，下面開始論證前文提出的假設：「哈」是早期和藏語接觸的產物，離格等標記是後期和阿爾泰語接觸的產物。

先看藏族和操阿爾泰語的族群在甘青地區的歷史，相較而言，藏族在甘青地區生活的歷史更悠久。自唐代起，吐蕃就曾長期佔據甘青地區；而直到元代，操阿爾泰語的族群才大規模進入；另一方面，至遲於東漢末年，甘青地區已出現漢語方言，之後各個時期都有漢族人遷入的記載。(王昱2013；陳良煜2008)也就是說，甘青方言第一次深入而大規模的語言接觸應發生在唐朝，接觸的對象是藏語；第二次大規模的接觸則發生在元代，接觸的對象是阿爾泰語(和藏語)。兩次大規模的接觸之間相隔六百餘年。這麼長的時間足以讓漢語首先和藏語充分接觸。

其次，假設「哈」和其他格標記的層次不同有助於解釋很多問題，比如若格標記的層次相同(都借用自阿爾泰語)，為何「哈」和離格等格標記採用了兩種借用模式：前者為模式借用，後者為實體借用？為何不同樣借用阿爾泰語的與格和賓格標記？可解釋為：二者借用層次不同，採用不同的借用模式。再如為何「哈」可以標記感受者，這是藏語相對於阿爾泰語的特點。下面重點用接觸的不同層次來解釋甘青方言差比句的一系列問題。

甘青方言的差比句可用「哈」、離格標記和「哈+離格標記」的复合體來引出比較基準(參張安生2016)，甘溝話很好地展現了這三種情況(引自楊永龍2014)：

(27) 娃娃丫頭哈不到啊。  
男孩子比不上女孩子。

(28) 馬吵汽車快。  
汽車比馬快。

(29) 馬哈吵汽車快。  
同上。

其中「哈」是作為與格標記引出比較基準，這是與格標記的常見用法之一(Heine & Kuteva 2002)。離格標記在阿爾泰語言學界常被稱為「從-比格」，從該名稱即可知其常用在差比句。可以認為在介引比較基準時，使用與格標記體現了與格標記自然的語法化結果(詳後)，使用離格標記則和與阿爾泰語的接觸相關，但「哈+離格標記」合用的情況需要解釋。

在阿爾泰語中未發現「與格+離格」一同引出比較基準的用法。因此，如果認為「哈」和離格標記於同一時期借用自阿爾泰語，是很難說得通的。如果認為「哈」和離格標記產生自不同的層次則可解釋該現象：這是不同時期差比標記的疊置。又從二者的相對位置可推知，「哈」首先用於差比句，然後再疊加上離格標記。



並非所有甘青方言都能用離格標記引出比較基準，更談不上「哈」和離格標記連用，如周屯話：

- (30) a. \*我你tha歲數大著個。  
           我比你歲數大。  
       b. 我你哈(\*tha)歲數大著個。  
           同上。

周屯話「哈」的用法和甘溝話的「哈」高度吻合(尤其是二者都可以標記感受者和領有者)。故可設想周屯話和甘溝話早期都受到藏語影響，形成了用「哈」標記比較基準的用法。後甘溝話又受阿爾泰語影響，可將離格標記用於差比句，而周屯話的離格標記可能也源自阿爾泰語，但其並未選擇將之用於差比句。從而形成周屯話和甘溝話共時層面的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藏語也是用離格標記(或其他迂曲的手段)而非與格標記來引出比較基準(參周毛草2003; Vollmann 2008)。也就是說，甘青方言「哈」的比較標記的用法並非直接源自藏語(也非阿爾泰語)，而是在與格標記的基礎上自然演變形成的。這啟發我們，「哈」諸多用法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在具備基本的標記與格的功能後，「哈」可以脫離源語的影響而自發擴展。這印證了「哈」從與格標記擴展到賓格標記的可能性。

「哈」從與格標記發展出了賓格標記的用法，身兼二職，在整個格系統中的分量很重，對格系統的整體影響也最大，可能正是如此，在後來和阿爾泰語言的接觸中，「哈」輕易不會改變，而離格等對格系統整體影響不大的格標記進一步借用了阿爾泰語的成分，從而形成如今甘青方言格系統的特有面貌。

考慮到「哈/下」和領屬格標記「的」、處所格標記「裡」均來自漢語，可以假設最初與藏語接觸時，甘青方言採用了漢語庫藏中的後置性成分來對應藏語中的格標記，因此標記離格和工具格的語素很可能最初也來自漢語。這一點在和蒙古語接觸的元代漢語中有所印證。祖生利(2000)系統地研究了元代白話碑文，清晰地展示了漢語如何使用後置的方位詞來對譯蒙古語中的格標記，我們借用其總結的表格如下：

表3. 白話碑文方位詞對應蒙古語格標記(改編自祖生利2000: 43)

	賓格	領屬格	與格	離格	工具格	總計
裡	1	37	455		61	554
內			8			8
根底(的)、根前	18	4	436	7		465
行			2			2
上/上頭			2			2

表3顯示，元代漢語在和蒙古語接觸時採用模式借用，即全部採用自身庫藏的方位詞來對應蒙古語的格標記。由此說明甘青方言借用模式不同的「哈」和離格等標記確有可能來自不同的層次。此外，表3還體現了一條蘊涵共性：所有方位詞如果可以標記其他格，那麼一定可以更多地標記與格。可見與格標記



是非常重要的和急需的，相對於其他格，可能在接觸的早期就形成。甘青方言的情況可能也是如此，「哈」與格標記的功能形成的早，為後期功能的擴展提供充分的時間，進一步形成並完善了賓格標記的用法。

#### 4. 結語

本文認為甘青方言的與格-賓格標記「哈」本字是漢語的「下」，在和藏語的接觸中，首先用作與格標記並標記部分「賓語」，進而擴展到整個賓語，成為賓格標記，從而形成共時層面不見於藏語和阿爾泰語的與格-賓格同形的狀態。在共時的甘青方言的格系統中，「哈」是早期和藏語接觸的產物，離格標記和工具格標記等是後期和阿爾泰語接觸的產物。

甘青地區自古以來就一直處於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狀態，甘青方言既受到藏語的影響，也受到阿爾泰語言的影響，呈現出混合的狀態。尚待引起注意的是，藏語和阿爾泰語之間也有相似之處，有些是二者語序類型相同帶來的類型相似，有些則是二種語言互相影響的產物(Poppe 1965)，這給甘青區域帶來更多有趣的語言現象，也給對該地區語言接觸的研究帶來更多挑戰。

#### 謝辭

感謝徐丹教授惠賜文章並告知最新觀點，感謝羅仁地(Randy J. LaPolla)教授惠賜論文，感謝南開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孫凱提供藏語例句參考，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尚存問題均歸筆者。

#### 參考文獻

- Bickel, Balthasar. 2004. The syntax of experiencers in the Himalayas. In Bhaskararao, Peri & Subbarao, Karumuri Venkata (eds.), *Non-nominative subjects*, 78–11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tsl.60.06bic>
- Buhe (布和) & Liu, Zhaoxiong (劉照雄). 1982. *Bao'anyu jianzhi* 保安語簡志 [Descriptions of Bao'an].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 Chen, Liangyu (陳良煜). 2008. Hehuang Hanzu laiyan yu Qinghai fangyan de xingcheng 河湟漢族來源與青海方言的形成 [The origin of Han nationality in He Huang and the form of Qinghai dialect]. *Qinghaishifandaxue Xuebao* 青海師範大學學報 [Journal of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2008(6). 102–107.
- Chen, Naixiong (陳乃雄). 1989. Wutunhua de dongci xingtai 五屯話的動詞形態 [The verbal morphology of Wutun].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989(6). 26–37.
- Dede, Keith. 1999. An ablative postposition in the Xining dialect.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11(1). 1–17. <https://doi.org/10.1017/S0954394599111013>



- Dede, Keith. 2007. The origin of the anti-ergative [Xa] in Huangshui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8(4). 863–81.
- Delancy, Scott. 1984. Etymological notes on Tibeto-Burman case particle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8(1). 59–77.
- Du, Xingzhou (都興宙). 2005. *Yuanchao Mishi zhong “xing” de yongfa fenxi* 《元朝秘史》中「行」的用法分析 [The usage analysis on “Xing”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Qinghai Minzuxueyuan Xuebao (Shehuikexue Ban)* 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05(1). 124–127.
- Dwyer, Arianne M. 1995. From the Northwest China sprachbund: Xúnhuà Chinese dialect data. 從中國西北部的語言區域關係體:循化話語言材料. *Yuen Ren Society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元任學會漢語方言資料寶庫 1. 143–182.
- Fried, Robert Wayne. 2010. *A grammar of Bao'an Tu: A mongolic language of Northwest China*. Buffalo: University of Buffalo. (Doctoral dissertation.)
- Greenberg, Joseph H. 1963.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Joseph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 58–90.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13463>
- Heine, Bernd & Kuteva, Tania. 2005. *Language contact and gramma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14132>
- Heine, Bernd. 2008. Contact-induced word order change without word order change. In Siemund, Peter & Kintana, Noemi (eds.), *Language contact and contact languages*, 33–6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hsm.7.04hei>
- Janhunen, Juha & Peltomaa, Marja & Sandman, Erika & Dongzhou, Xiawu. 2008. *Wutun*. München: Lincom Europa.
- Janhunen, Juha Antero. 2012. *Mongolia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ttps://doi.org/10.1075/loall.19>
- Jiang, Lansheng (江藍生). 1998. Houzhici hang kaobian 後置詞「行」考辯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postposition “hang”].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 1998(1). 3–12.
- Lanzhoudaxue Zhongwenxi Linxia Diaocha Yanjiu Zu (蘭州大學中文系臨夏調查研究組). 1996. *Linxia fangyan* 臨夏方言 [The dialect of Linxia]. Lanzhou: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 Li, Wei (李煒). 1993. Gansu Linxia yidai fangyan de houzhici “ha”“la” 甘肅臨夏一帶方言的後置詞「哈」「啦」 [On the postpositions of “ha”“la” in the Linxia district of Gansu].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3(6). 435–438.
- Liu, Zhaoxiong (劉照雄). 1981. *Dongxiangyu jianzhi* 東鄉語簡志 [Descriptions of Dongxiang].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 Malchukov, Andrej & Narrog, Heiko. 2008. Case polysemy. In Malchukov, Andrej & Spencer, Andrew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ase*, 518–53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lchukov, Andrej & Spencer, Andrew (eds.). 2008.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a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oxfordhb/9780199206476.001.0001>
- Mo, Chao (莫超). 2010. Dongxiangzu hanyu zhong xie, you lada/ dala, aha de yongfa ji laiyan 東鄉族漢語中「些」、「有」、「啦噠/噠啦」、「阿哈」的用法及來源 [Dongxiang language “xie”, “you”, “la da/dala”, “aha” usage and source]. *Gansu Gaoshi Xuebao* 甘肅高師學報 [Journal of Gansu Normal Colleges] 2010(6). 31–33.
- Næss, Åshild. 2008. Varieties of dative. In Malchukov, Andrej & Spencer, Andrew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ase*, 572–5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oppe, Nicholas. 1965. *Introduction to Altaic language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Qinggeertai (清格爾泰). 1991. *Mengguyu yufa* 蒙古語語法 [The grammar of Mongolian]. Hohhot: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Ren, Bisheng (任碧生). 2004. Xining fangyan de qianzhi binyuju 西寧方言的前置賓語句 [Prepositional object sentences of Xining dialect, Qinghai Provinc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04(4), 338–346.
- Ren, Bisheng (任碧生). 2006. *Qinghai fangyan yufa zhuanli yanjiu* 青海方言語法專題研究 [Monographic study on the grammar of Qinghai dialects]. Xining: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Sandman, Erika. 2016. *A grammar of Wutun*. Helsinki: University of Helsinki. (Doctoral dissertation.)
- Slater, Keith W. 2003. *A grammar of Mangghuer: A Mongolic language of China's Qinghai-Gansu Sprachbund*. London: Routledge.
- Stolz, Thomas & Bakker, Dik & Salas Palomo, Rosa (eds). 2008. *Aspects of language contact*.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206043>
- Vollmann, Ralf. 2008. *Descriptions of Tibetan ergativity: A historiographical account*. Graz: Leykam Buchverlag.
- Wang, Junhu (王軍虎). 1996. *Xi'an fangyan cidian* 西安方言詞典 [The dictionary of Xi'an dialect].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 Wang, Peiji (王培基) & Wu, Xinhua (吳新華). 1981. Guanyu Qinghai kouyu yufa de jige wenti 關於青海口語語法的幾個問題 [Some issues on the grammar of Spoken Qinghai].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1(1), 50–53.
- Wang, Shuangcheng (王雙成). 2011. Qinghai Xining fangyan de jiyulei shuangjiwu jiegou 青海西寧方言的給予類雙及物結構 [The giving-typ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in Xining dialect, Qinghai Provinc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1), 14–19.
- Wang, Shuangcheng (王雙成). 2012. Xining fangyan de jieci leixing 西寧方言的介詞類型 [The pattern of the adpositions in the Xi'ning dialect].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2(5), 469–478.
- Wang, Yu (王昱) (ed.). 2013. *Qinghai jianshi (xiuding ban)* 青海簡史 (修訂版) [A brief history of Qinghai]. Revised edn. Xining: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Wu, Hujiltu. 2003. Bonan. In Janhunen, Juha (ed.), *The Mongolic languages*, 325–345. New York: Routledge.
- Wurm, Stephen A. 1997. Two Turkic-based hybrid languages in northwestern China. *Turkic Languages* 1, 241–253.
- Xi, Yuanlin (席元麟). 1989. Hanyu Qinghai fangyan he tuzuyu de duibi 漢語青海方言和土族語的對比 [The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Qinghai dialects and Tu]. *Qinghai Minzu Yanjiu* 青海民族研究 [Qinghai Journal of Ethnology] 1989(1), 90–94.
- Xu, Dan (徐丹). 2011. Tangwanghua de gebiaoji 唐汪話的格標記 [The case markers in the Tang Wang languag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1(2), 145–54.
- Xu, Dan (徐丹). 2013. Gansu Tangwanghua de yuxu 甘肅唐汪話的語序 [On the word order of Tangwang dialect in Gansu Provinc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13(3), 206–214.
- Xu, Dan (徐丹). 2014. *Tangwanghua yanjiu* 唐汪話研究 [Studies on Tangwang].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 Xu, Dan. 2015. Sinitic languages of Northwest China: Where did their case marking come from? In Cao, Guangshun & Djamouri, Redouane & Peyraube, Alain (eds.), *Languages in contact in North China: Historical and synchronic studies*, 217–243. Paris: EHES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 Xue, Caide (薛才德). 2006. Annan Shuimofang Hanyu yufa de jiechu bianyi 安南水磨房漢語語法的接觸變異 [On the contact changes of the Chinese grammar in Annan Shuimofang Villiage]. *Yunnan Minzu Daxue Xuebao (Zhaxue Shehuikexue Ban)* 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06(5). 224–228.
- Yang, Yonglong (楊永龍). 2014. Qinghai Minhe Gangouhua de duogongneng gebiaoji ha 青海民和甘溝話的多功能格標記「哈」 [The multi-functional case marker [xa] in Gangou Chinese dialect in Minhe Hui and Monguor Autonomous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Fangyan* 方言 [Dialect] 2014(3). 230–241.
- Yang, Yonglong (楊永龍). 2015. Qinghai Gangouhua de fanshen lingshu biaoji “nang”: “zhuan-yong dao zhi de ganrao” de gean yanjiu 青海甘溝話的反身領屬標記「囊」:「轉用引發的干擾」的個案研究 [The reflexive possessive marker -nan(囊) in Gangou Chinese Dialect in Qinghai Province: A case of shift-induced interference in language contact].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15(3). 48–56.
- Yixiweisa Acuo/Yeshes Vodgsal Atshogs (意西微薩·阿錯). 2003. *Zang, Han yuyan zai “dao-hua” zhong de hunhe ji yuyan shendu jiechu yanjiu* 藏·漢語言在「倒話」中的混合及語言深度接觸研究 [Research on mixing of Tibetan and Chinese in Daohua & relative languages deep-contact study].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Yu, Zhihong (余志鴻). 1983. Yuandai Hanyu zhong de houzhici “hang” 元代漢語中的後置詞「行」 [On the postposition “hang” in the Chinese of Yuan Dynasty].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 1983(3). 48–50.
- Zhang, Ansheng (張安生). 2016. Ganqing Hehuang fangyan de chabiju: Leixingxue he jiechu yuyanxue shijiao 甘青河湟方言的差比句——類型學和接觸語言學視角 [The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of He-Huang dialects in Gansu and Qinghai: Perspectives of typology and contact linguistic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6(1). 3–19.
- Zhang, Chengcai (張成材). 1998. *Xining fangyan cidian* 西寧方言詞典 [Xining dialect dictionary].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 Zhang, Jingting (張競婷). 2013. *Baoanzu Hanyu fangyan gefanchou yanjiu* 保安族漢語方言格範疇研究 [The study of the case in the Chinese dialect used by the race of Baoan]. Lanzhou: Lanzhou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 Zhang, Wenxuan (張文軒) & Mo, Chao (莫超). 2009. *Lanzhou fangyan cidian* 蘭州方言詞典 [Lanzhou dialect dictionar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Zhaonasitu (照那斯圖). 1981. *Dongbu Yuguyu jianzhi* 東部裕固語簡志 [Descriptions of Eastern Yugur].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 Zhou, Chenlei (周晨磊). 2016. *Qinghai Zhoutunhua cankao yufa* 青海周屯話參考語法 [The reference grammar of Zhoutun in Qinghai Province].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Zhou, Chenlei. Forthcoming. A special case marking system in the Sinitic languages of north-west China. (Accepted b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Zhou, Maocao (周毛草). 2003. *Maqu Zangyu yanjiu* 瑪曲藏語研究 [Studies on Machu Tibetan].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 Zhou, Yang (周洋). 2016. Xianggelilahua de gebiaoji “shang”: Jianlun cong fangweici dao gebiaoji de yufahualian 香格里拉話的格標記「上」——兼論從方位詞到格標記的語法化鏈 [The case marker *shang* in Shangri-La Mandarin dialect: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chain from positional words to case markers].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6(2).76–84.



Zu, Shengli (祖生利). 2000. *Yuandai baihua beiwen yanjiu* 元代白話碑文研究 [A study of vernacular inscriptions on tablets in Yuan Dynasty]. Beijing: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 The origin of the dative-accusative marker *xa* in Gan-Qing dialects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origin of the dative-accusative marker *xa* in Gan-Qing dialects. After checking two main ideas about the origin of *xa* in the literature, we propose the hypothesis that *xa* came from the Chinese locative postposition *xia* 下 and in contact with Tibetan, it was first used as a dative marker and can mark some “objects”. Then *xa* was further extended to the accusative, leading to a dative-accusative syncretism that cannot be found in either Tibetan or Altaic languages. In the case marking systems of Gan-Qing dialects, *xa* emerged in the earlier contact with Tibetan, while ablative and instrumental markers are the product of the later contact with Altaic languages.

**Keywords:** Gan-Qing dialects, case marker, origin, language contact

### *Author's address*

Chenlei Zho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5 Jiauguomennei Street  
Beijing 100732  
China  
zhouchenlei@126.com

###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24 February 2017

Date accepted: 14 June 2017